

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七十九輯

沈雲龍 主編

黎元洪評傳

沈雲龍著

文海出版社
有限公司印行

沈雲龍先生著

黎元洪評傳

趙恒惕



黎元洪評傳序

黃陂黎故大總統元洪，在清季以篤實謙勞受知於南皮制軍，洊任新軍混成協統領，位亞於統制張彪，而時論獨重黎輕彪。會革命黨人入新軍鼓吹民主，於辛亥八月十九日首義武昌，羣英萃集而難於其帥，以黃陂知兵，負人望，強之爲都督用張其勢，不崇朝而陽夏底定。未幾，荆宜克復，各省相繼響應，因共推爲大都督。三月之間，清社以屋，民國以建，自古鼎革未嘗若是之迅也。推溯其故，雖爲明季遺老所傳播之民族意識及時代革命思潮所孕育，而黃陂號召撐拄之功，亦不可沒。蓋虎變必先有其性行而後能乘風雲之會，不可以其未預發難之謀而少之也。乃吾黨參預首義諸君子，既已冠冕而翊戴之，又欲效沐猴之爲，裂冠毀冕，迫使與所謂君憲派者日益親近，以立異於民黨。寢假連接袁世凱鋤戮黨人，斷喪國脈，竟不能忍起義大功之張振武，借袁氏之手以殺之，遂開毀法亂紀，肆無忌憚之端，利害切身，媒孽者衆，則行爲之失中，勢所必至。究其大體，黃陂以菩薩著稱，歷遭帝制、復辟、督軍團、諸變，皆能持以鎮定。冒生命之危，臨大節而不可奪，聲名愈溢，厚福益增。其間以

www.docsriver.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
更多**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**在电脑端打开链接
<http://www.docsriver.com/shop.php?id=3665>



www.docsriver.com 商家 本本书店
内容不排斥 转载、转发、转卖 行为
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

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，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

www.docsriver.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
更多**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**在电脑端打开链接
<http://www.docsriver.com/shop.php?id=3665>



友爲敵，棄好親仇，殆有激而然，非其自甘戎首也。當同盟會改組爲國民黨時，國父孫中山先生任總理，而薦黎爲協理，一二褊狹之士，通電驅黎，於是紛擾傾軋，相率顛覆，一念之差，禍延邦國，而黃陂亦終以失所憑依，兩任大總統皆不克有爲，徒以首義盛名供他人之犧牲耳。嗚呼！國家之大，億兆之衆，非選賢與能，講信修睦，不足以圖治。必也相見以誠，互導於正，一心一德而躋於成功。稍存矜伐之心，嫉忌之念，則鼎折足覆公餗矣！吾人踴躍海隅，志切救國，每念大陸父老昆弟諸姊妹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之慘狀，輒肝膽爲裂。昔賢有言，是非不明，節義不講，天下所由亂也。大陸洪水猛獸之禍，固由內奸假外寇之力所致，而不明是非，不講節義者，意氣所激，真理爲蒙，實與有責焉。方今復興之運已兆，民主法治，漸趨進步，學術事業，逐日發展，從亡之士，尤莫不願效忠誠，共謀復國，所願由茲以往，朝野上下，益復開張襟度，捐棄猜疑，凡屬血氣之倫，皆應爲國致力，務求治臻上理，不爲賢者忌諱。沈耘農君黎元洪評傳之作，意在是乎。抑又思之，易乾元用九見羣龍无首吉，羣龍必有其首，而見爲无首，則身爲之首，無取於妨人以自便，此一解也；爲羣龍首，卑以自牧，虛衷求是，自忘其爲首，惟忠於所務，則烏得有亢龍之悔，此又一解也；二解之

義，通於一切人事物理，吉凶禍福，惟所自擇，雖有智力，莫能左右，可不慎歟？耘農君績學之士，斯卷斟酌取材，平允持論，披覽既竟，以爲深合前述之義。自愧忝參首義而無益於當世，又悲夫革命諸君子僇辱死亡，武昌首義之績，晦而不彰，大陸同胞，尙在水火，而喜君能探治亂之原也，是爲序。

中華民國四十九年國慶日張知本於行都

黎元洪評傳 目次

趙恆惕先生題簽

張知本先生序

一、開國三傑之由來·····	一
二、「床下都督」之傳說·····	六
三、民國初期之寧漢齟齬·····	一七
四、黎氏「四亡」「五哭」之通電·····	二八
五、誘殺張振武、方維之失策·····	三九
六、癸丑前後袁黎關係之微妙·····	四七
七、卸除鄂督後之北京幽居生活·····	五八
八、拒封王爵與繼任總統·····	六四
九、袁氏殞逝後之共和重建·····	七三
十、武人干政與府院政潮·····	八六
十一、對德絕交與解散國會·····	九九
十二、張勳復辟與黎氏去職·····	一一一

十三、恢復法統之經過·····	一一二
十四、廢督裁兵之主張·····	一三〇
十五、黎氏復位後任期之解釋·····	一三七
十六、黎氏復職一年中之政潮·····	一四六
十七、逼宮索餉與劫車奪印·····	一六二
十八、組府失敗與賄選成功·····	一七七
十九、章炳麟對黎氏之推重·····	一九四
二十、黎氏臨終之遺電·····	二〇五
參考書目·····	二一〇
校後跋·····	二一三

上各省代表所舉黃、黎爲正副元帥之決議，則反對者藉口不願隸於漢陽敗將之下，且謂既已推定黎爲大都督矣，奈何又位之以副元帥，殊非特首義元勳之道，因是而有黃、黎相互易位之主張。各省代表爲調停折衷計，復於二十七日重推黎爲大元帥，黃爲副元帥，黎駐武昌，由副元帥代行其職務，黎允接受，而黃仍堅辭如故。至是起義凡三閱月，臨時政府迄未組成，開國之初，人事更易若奕棋，其政象之凌亂可知，而日後黨人之紛爭，卽已造因於此矣。

值孫中山先生於十一月初六日自海外歸國抵滬，始打開此一最高問題之僵局，各省代表遂決定於初十日選舉臨時大總統。屆期，到會計有奉、直、魯、豫、晉、陝、蘇、皖、贛、閩、浙、粵、桂、湘、鄂、川、滇十七省代表，每省一票，中山先生得十六票爲臨時大總統。又以是月十三日爲陽曆一月一日，乃決議中華民國紀元，改用陽曆，並派員赴滬，歡迎孫大總統於民國紀元日在南京就職。嗣復修改臨時政府組織大綱，增設副總統，原規定中央設置五部，則改爲不定額，實際上擴充爲陸軍、海軍、外交、司法、財政、內務、教育、實業、交通、共九部，並採取總統制，不設內閣總理，獨宋教仁素主責任內閣制，不以爲然，而格於中山先生之主張，莫如之何也！民元壬子一月三日，開臨時副總統選舉會，各省代表

未幾，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於是月二十五日集議上海，公認武昌爲中央軍政府，黎元洪爲執行中央軍政府任務之大都督，並請以中央軍政府名義委任各省代表所推定之伍廷芳（秩庸）、溫宗堯（欽甫）爲外交總副長。於是元洪遣派居正（覺生）、陶鳳集至滬，邀請各省代表赴鄂，議組臨時政府，而各省代表復每省留一人在滬，負通訊聯絡之責。十月七日，漢陽失陷，革命軍退守武昌，黃興不自安，引咎走上海。十二日，蘇、浙、鎮、滬聯軍克南京，兩江總督張人駿（安圃）棄城逃，革命聲勢復振。十三日，武漢南北兩軍停戰議和。適赴鄂之各省代表於是日通過雷奮、馬君武（原名和）、王正廷（儒堂）所起草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二十一條，並決議如袁世凱反正，當公舉爲臨時大總統，而各省代表留滬者未之悉也。且以武昌方在危急之中，組織臨時政府不容稍緩，乃於十四日集議，決定南京爲臨時政府所在地，選舉黃興爲大元帥，黎元洪爲副元帥，即以大元帥主持組織中華民國臨時政府。滬鄂意見，遂告兩岐，而黃興亦遜謝數四，未遑就也。二十三日，各省代表齊集南京，統一步驟，議舉臨時大總統，已定期矣，忽代表中有自鄂續到者，謂袁世凱所遣代表唐紹儀（少川）道經漢口，將與民軍代表伍廷芳議和於上海，傳言世凱亦志在共和，事遂中止，乃緩選以待之。然對滬

上各省代表所舉黃、黎爲正副元帥之決議，則反對者藉口不願隸於漢陽敗將之下，且謂既已推定黎爲大都督矣，奈何又位之以副元帥，殊非特首義元勳之道，因是而有黃、黎相互易位之主張。各省代表爲調停折衷計，復於二十七日重推黎爲大元帥，黃爲副元帥，黎駐武昌，由副元帥代行其職務，黎允接受，而黃仍堅辭如故。至是起義凡三閱月，臨時政府迄未組成，開國之初，人事更易若奕棋，其政象之凌亂可知，而日後黨人之紛爭，卽已造因於此矣。

值孫中山先生於十一月初六日自海外歸國抵滬，始打開此一最高問題之僵局，各省代表遂決定於初十日選舉臨時大總統。屆期，到會計有奉、直、魯、豫、晉、陝、蘇、皖、贛、閩、浙、粵、桂、湘、鄂、川、滇十七省代表，每省一票，中山先生得十六票爲臨時大總統。又以是月十三日爲陽曆一月一日，乃決議中華民國紀元，改用陽曆，並派員赴滬，歡迎孫大總統於民國紀元日在南京就職。嗣復修改臨時政府組織大綱，增設副總統，原規定中央設置五部，則改爲不定額，實際上擴充爲陸軍、海軍、外交、司法、財政、內務、教育、實業、交通、共九部，並採取總統制，不設內閣總理，獨宋教仁素主責任內閣制，不以爲然，而格於中山先生之主張，莫如之何也！民元壬子一月三日，開臨時副總統選舉會，各省代表

接納黃興之建議，以十七票一致推選袁元洪膺任。中山先生於是日提出各部人選，任黃興爲陸軍部長，實居內閣之樞席，亦獲同意通過。世所稱孫、黃、黎爲「開國三傑」者，蓋實至而名歸之，非虛譽也。

是月二十八日，臨時參議院成立於南京，以代替各省代表會之職權，是爲民國有中央民意機關之嚆矢。二月十二日，南北和議告成，清帝遜位。中山先生爲履行議和之諾言，次日卽向參議院提請辭職，推薦袁世凱繼任。參議院可其請，於十五日重推臨時大總統，世凱以全體一致之十七票當選。二十日，復改選副總統，仍由元洪續任。三月十日，世凱託詞京津兵變，就職北京，而電傳誓詞於南京參議院，亦別開生面之舉也。十一日，經參議院通過，中山先生公布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五十六條，改採責任內閣制，始置國務總理，冀以此箝制世凱也！四月一日，中山先生解職，臨時政府北遷。八月，同盟會改稱國民黨。從事國會議員競選，頗佔優勢，益遭世凱之忌。民二癸丑三月二十日，袁遣人刺殺宋教仁於上海。四月八日，國會參衆兩院開幕，議訂憲法，久久無成，政潮迭起，國事益莽。終且以宋案及大借款案引起續事二次革命之役，孫黃失敗，亡命海外。十月六日，國會選舉正式大總統，經投票

三次，袁世凱始勉強以過半數票獲選。次日，選舉黎元洪爲正式副總統，僅一次投票即選法定票數，蓋兩院議員之厭惡於袁者深矣！未幾，袁竟下令解散國民黨及國會，旋且廢棄臨時約法，頒布所謂新約法，設御用參政院以代中央議會，並提高總統職權，其毀法玩法，背棄共和，不惜自尸於獨夫，敢與全國民意爲敵者有如此！

民五丙辰六月六日，世凱稱帝失敗，憤恚而死，元洪以副總統繼任大總統。八月一日，國會重開，恢復臨時約法。十月三十日，補選副總統，江蘇督軍馮國璋（華甫）當選。民六丁巳七月一日，張勳擁清帝復辟，元洪出公府，避地東交民巷日本使館，通電去職，請國璋代行大總統職務，並令各省出師討賊。事平，遂不再復任。民七戊午十月，北京安福國會選舉徐世昌（菊人）爲大總統。民十一壬戌三月，奉直戰爭，徐辭職，元洪得直系之擁戴，於六月十二日再起暫行大總統職權。明年己未六月十三日，以直魯豫巡閱使曹錕（仲珊）親覲大位，被遷出京，自是息影津門，不問政事。民十七戊辰六月三日（陰曆四月十六日）病歿，距其生於清同治三年甲子九月十九日（陰曆），得年六十五（1864~1928）。其逝世之後五日，國民政府下令優恤，蓋酬其對國家之勤勞也。

夫元洪固清末一混成協協統耳，與革命黨初無若何深切之淵源，然辛亥武昌戰聲一起，即以鄂軍都督驍濟於中華民國開國三傑之列，後此十餘年間，且得三任副總統，兩爲大總統，殆風雲時會，有以使然，豈如會湘鄉「不信書，信運氣」之說者非歟！元洪誕生之年，適當太平天國覆亡之時，及其歿也，則爲國民革命軍北伐底定平津之日。觀其生平，無不與時代動亂有關，是亦民國史上罕見之人物也已！

二、床下都督之傳說

章炳麟（太炎）氏撰大總統黎公碑云：「公諱元洪，字宋卿，湖北黃陂人也。考諱朝相，清世以游擊隸北洋練軍。公習業水師，勳學爲諸生冠，役於海軍七年。光緒二十年，清與日本戰威海，公以廣甲管輪自廣州赴之。船艙不任戰，遂陷，長官乘小艇逸。公憤甚，赴海，水及頸者數矣！卒涵邸大連岸。同行者十二人，存四耳！署兩江總督李鴻章之洞聞公材，召修江寧，江陰戰臺，皆堅精中法程。之洞還督湖廣，公從。與德意志人某教練湖北新軍。三赴日本考察軍務，歸充湖北護軍馬隊長，前鋒統帶，擢第二鎮鎮統，兼本鎮協統，尋以饑餉罷

續。以二十一混成協統領兼管馬廠工輻各隊，假陸軍協都統銜，並提調兵工鋼鐵兩廠，監督武中學堂，會辦陸軍特別學堂，統楚字兵船六，湖字雷艇四，凡兩主大操，指揮中度，聲籍甚。治軍嚴仁，不濫費軍需一錢，有餘，即以逮士卒。故所部軍裝整振，絕于佗軍。平居臥起，皆準軍號，不妄先後，夜必宿軍中，雖遇歲時不移。教士到至，唯恐不盡其才，尤教士大夫，一方歸心焉。……」此爲元洪家世及仕清經歷之可資參考者。觀其早歲治軍有方，撫教士卒有恩，則吳日克享大名，世人咸欽雅望，其成就又似非偶然倖致矣。

方張之洞(香港)之督鄂也，以興學練兵爲急務，先後創設書院及文武學堂，培植人才至夥，而革命種子之孕育，亦造端於此。其著者若黃興之出身兩湖書院，宋教仁之出身文普通學堂，吳祿貞(毅卿)之出身武備學堂，皆兩湖之翹楚，革命之菁英也。而之洞保送赴日本歐洲及自費留學之鄂籍學生，參預革命行列者尤衆。至武昌舉義之各軍中志士，則又多爲湖北陸軍特別學堂之學生。其間光緒三十年甲辰五月，呂大森(槐庭)、曹亞伯、胡瑛(經武)、宋教仁、時功璧(伯弼)、孫武(堯卿)、王漢(竹菴)、田桐(梓琴)等組織科學補習所以爲革命機關始，自是遞演而爲日知會、羣治學社、振武學社、文學社等團體，名稱雖異，實一脈相

承；其他別張一軍者，則有光緒三十三年丁未三月，焦達峯（鶴嶽）、居正、劉公（仲文）、劉英（丹書）等在東京組織之共進會，爲同盟會之外府，於宣統元年己酉派員回鄂，與文學社同樹其勢力於軍中，漸相頡頏。基礎既立，聲氣益廣。況武漢地居長江中游，爲南北關鍵，一旦搖動，四方瓦解，故辛亥振臂一呼，清社以屋，此必然之勢也。

先是光緒三十一年乙巳六月同盟會成立後，革命黨人屢謀於邊隅起事，而事無一成。宋教仁遂倡革命三策之說：上策主聯絡北方軍隊，以東三省爲後援，一舉而佔北京，爲中央革命，然運動不易；其次則在長江各省，同時大舉，設立政府，然後北伐，當能克奏膚功；若僅專力邊隅之地，經略不遠，是爲下策。黨人以其與中山先生意旨相左也，未予置信。迨「三·二九」之役失敗，始知長江革命之重要。因是乃有同盟會中部總會之組織。辛亥閏六月成立於上海，設五總務幹事，宋教仁、陳其美（英士）、譚人鳳（石屏）、楊譜笙（原名兆崧）、潘祖彝（劄初）任之。寧、皖、湘、鄂各地分會，則由章梓（木良）、范光啓（鶴仙）、焦達峯、居正分別主持。其時湖北革命運動，已屆成熟，急謀起義，初議以共進會總理劉公爲都督，劉英副之。至是得同盟會中部總會之策動，滙合文學社與共進會而爲一，混除意見，融洽無

間，更推文學社社長蔣翊武（伯夔）爲革命軍臨時總司令，孫武爲參謀長，並定期八月十五日中秋大舉。嗣以駐南湖砲兵第八標（團）發生變故，官中戒備甚嚴，臨時易期十八夜起事，而翊武因充任新軍第四十一標三營正目，隨隊出防岳州未返，孫武以趕製炸彈於十七日受傷，爆炸震戶外，事洩，機關破獲，黨員名冊被搜，人人自危。鄂督瑞澂復遣彭楚藩（青雲）、劉堯澂（名復基）、楊宏勝（益三）三志士駢戮之，愈激衆怒，其他各營隊中被捕者，又先後達數十人，時迫事急，乃由工程第八營左隊熊秉坤（載乾）鳴放第一槍開始，於是第十五協之二十九、三十兩標；第十六協之三十一、三十二兩標（留守之一部份）；混成協之第四十二標及馬樞工輔各營官兵，暨陸軍中小學堂，測繪學堂學生，均羣起響應，而揭開武昌首義之序幕焉。

惟元洪之被推爲都督也，近人著述若文砥（公直）之中華革命史，鄒魯（海濱）之中國國民黨史稿，每謂其爲黨人從廝所床下搜索得之，胡漢民（展堂）於自傳中直載之爲「床下都督」，揆諸事實，有不盡然者。如章漢梁公碑云：「八月十九夕，武昌革命軍起，瑞澂與鎮統張彪挺身走，乃推公爲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大都督。初，自黃花岡之難，中國同盟會衰矣！其在

江漢，共進會最盛，次有日知、文學諸會，各有名字與其所交關軍士，力均，不能相聽下，謀帥無適任者，以公善拊御，皆屬意公。議定三月矣，陰爲文告署檢，稱大都督黎，未以告也。兵起，促公詣諮議局就選。其日，潰兵返，市門啓，時瑞潑亡已逾日矣。瑞潑始謂小寇遽起易定，故走江上兵艦待其變，聞公出，乃去。軍府初立，綱紀未具，將校入謁，語人異端，不合，抵掌捶書案，然皆以公厚重知兵，無敢輕動搖者，故軍政雖紛，紀律未嘗亂，南方諸革命軍嘗更起迭仆，及是竟以集事，由公鎮之也。……太炎與元洪交親，自多從揄揚處着筆，但有關元洪出處，與實際情形，甚相吻合，非曲爲掩飾也。

其言之較爲詳盡者，則如張難先著湖北革命知之錄所云：「八月二十日上午，黨人以全城光復，乃集開馬廠諮議局，商組軍政府及推舉都督。時預定之都督劉公隔絕在漢（漢口尙未收復），孫武炸傷，總司令蔣翊武出亡；副都督劉英遠在京山，詹大悲、胡瑛在獄；居正、黃興、譚人鳳、宋教仁俱在港滬；楊時傑在京；各軍領袖，僉以資望淺，謙讓未遑，會卒不得人選。省議員劉廣漢（孝臣）曰：統領黎元洪現在城內，若合選，當導覓之。衆贊成，蔡濟民率少數同志，偕劉往。先是馬榮，湯啓發巡街至黎宅，見伏役擔三皮箱出，疑爲匪，詰

之，稱奉黎統領命來取。問統領何在，不敢答，迫詢，始允導至黃土坡劉宅，指黎所在。黎聞嘈雜聲，避入房中，馬、湯力懸出見，黎叱而出曰：余帶兵十餘年，自問待汝等不薄，何與余爲難也？衆曰：吾等無惡意，請統領出，主持大計。黎曰：汝革命黨人人材濟濟，要余何用？馬榮曰：時急矣！模稜恐不便，惟統領思之。黎曰：汝等欲余何爲？衆曰：楚望台乃吾輩集合處，請統領往商之。黎曰：楚望台有何人主持？衆以暫推吳兆麟對。黎曰：渠一人足矣，無需乎吾。衆不聽，闕龍亦至，擁之至楚望台。兆麟聞黎統領至，命士兵站隊，舉槍致敬。黎衣灰呢夾袍，愁容滿面，兆麟趨謁，黎曰：汝等事情鬧大了，如何得了？當時一砲兵高呼曰：請統領下令作戰，旁一人請黎勿允，砲兵拔刀斫之，黎以身翼蔽曰：此吾執事官王安瀾也！李翊東爲之解曰：此地下命令不便，請統領到諮議局，衆聽之。適蔡濟民，劉廣蕙覓黎者至，於是同擁黎至諮議局，衆高呼舉爲都督，時午後一時四十分也。當擁黎登樓，諮議局議長湯化龍，由趙思梅、陳磊覺得，即召集副議長張國溶、夏壽康、議員阮毓崧、劉廣蕙、胡瑞霖等及同志開會，推舉都督，衆一致舉黎。黎堅不承認，胡瑞霖、李國鏞、吳兆麟等勸之；張振武、李翊東、蔡濟民等迫之；朱樹烈並舉刀自殺血證滿座以威之；黎屹不爲

梁元洪評傳

勳。翊東乃持一預寫之安員
彙曰：余代爲書，豈能否認
黎亦無可如何也。」又云
甘績熙、陳磊等連日勸慰，
不要如此激烈，我決心與你
士兵願剪者聽，明日我剪去
下午，在都督府召開軍事會
今日上午，猶未決心，此略
計成敗利鈍，與諸君共生死
一度欲自殺。以防屢屢，不
黎服官久，雅不願問革命事
始解決一大問題矣！」張字
瑛同時下獄，先獲釋，瑛判

西十一月由商務印行，較爲晚出，搜羅史料，周諮博訪，間有採諸曹亞伯著武昌革命真史者，其言宜可信也。

又按胡祖舜（恢漢）著武昌開國實錄，謂元洪「爲人有體厚之稱，平素頗得軍心，職位雖在第八鎮統制張彪之下，而聲譽則遠過之。戴黎之舉，良非偶然。蔣翊武、萬廸蔴、劉九穗等一度在洪山秘密議及，蔣曾舉以告鄧玉麟、胡祖舜等，但無決定，同志知者少，黎更茫茫然也！」居正著辛亥衝記云：「革命在秘密時代，曾推舉劉仲文（公）爲都督，劉英副之，亦有議及黎元洪者。及倡義時，仲文尙在漢口避匿未出，衆望所推之黃克強未到鄂，各軍將校，又以資望淺，且均不能相下，武昌一夕光復，而主帥之位尤懸。翌日（八月二十日）天將曙時，衆紛紛圍集楚望台坡下，見元洪著米色長袍，立於其中，神色驚惶。李翊東詰之曰：「統帥何至此耶？」有謂劉慶藻引導蔡濟民率兵至黎寓，自其室中挾出者，有謂馬榮自其床下挾出者，又有謂自參謀家挾出者，會卒間傳說不一。然元洪本非革命黨，確保受逼而出。……」胡、居均爲直接參預武昌起義運動之人，其紀敘非僅得之傳聞者可比，而胥謂未起義前卽有議及推黎爲都督者，益可證章撰黎公碑之有據也。黎允就都督後，於八月二十九日致函清海

軍提督薩鎮冰，勸其與革命軍採一致行動。薩爲元洪肄業天津水師學堂機械科之受業師，時正率楚有、楚同等十餘艦艇援鄂，其函有云：「洪當武昌變起之時，所部各軍，均已出防，空營獨守，束手無策。黨軍驅逐瑞澂出城後，卽率隊來洪營，合圍搜索，洪換便衣，避匿室後，當被索執，責以大義。其時槍砲環列，萬一不從，立即身首異處，洪祇得權爲應允。吾師素知洪最醇厚，何敢倉卒出此。雖視事數日，未敢輕動，蓋不知同志究竟若何，團體若何，事機若何，如輕易着手，恐至不可收拾，不能爲漢族雪恥，轉增危害。今已誓師八日，萬衆一心，同仇敵愾。昔武王云：紂有臣億萬，情億萬心，予有臣三千，維一心。今則一心之人，何止三萬？而連日各省紛紛之士，大多留學東西各國，各種專門學校，及世代習經，各有專長，閱歷極富，並本省官紳人等。故外交着手，各國已認爲交戰團體，確守中立。黨軍亦再無侵外人及私人財產之事。不但在中國歷史上，視爲創見，卽各國革命史，亦難有文明若此。可知滿清氣運已衰，不能任用賢俊，致使聰明才智之士，四方畢集，此又豈洪一人之力所能致哉！」是元洪於當時之「避匿室後」，亦未嘗諱言，若遽謂由床下搜索而得，顯爲囑轉傳訛，宣傳意味過重，未免有意厚誣之矣！居正稱「元洪本非革命黨人，確係受逼而出」

之語，極爲平允，誠千古不移之公論。至元洪始拒出任都督之請，繼又應允之，其心理之變遷過程，更不難於致薩鎮冰書中尋繹得之也！

願吾人所不可忽視者，卽其時都督府之組織，實爲激烈派之革命黨人與溫和派之立憲黨人混合而成，故自諮議局議長湯化龍（濟武）以下，咸參預其間。據胡著武昌開國實錄云：「最初由蔡濟民、鄧玉麟、謝石欽、蔡大輔、吳醒漢、高尙志、徐達明、王憲章、陳宏誥等組織謀略處，籌劃並處理一切軍政事宜。二十一日，劉公入府主持機要。二十三日，居正自上海來，蔣翊武自京山返，參預其間。湯化龍則掌民政兼領秘書事，以黎，湯故，舊日軍官佐及政學界附從者日多。其始也，黎雖被舉爲都督，諸多顧忌，尙未治事，首義幹部，尤多虛心，但求事之有成，少有成見。都督以下文武職官，多由推舉，制度與廢，悉從衆議。二十四日，謀略處改爲參謀部，以楊開甲爲部長，楊重章、吳兆麟副之。孫武長軍務，蔡紹忠副之，孫因傷未能任事，推張振武爲副部長代之。旋又成立軍令部，以杜錫鈞爲部長，首義幹部潘公復、李春萱、馬廣雲、蔡漢卿、熊秉坤、黃元吉、方興、錢芝生、趙士龍、李嗣東、徐萬年、邢伯謙、陳磊、胡祖舜等，悉憑個人熱心興趣以執役，以一人而兼辦數事者有

之，以數人而合辦一事者有之。二十六日，軍政府召集會議，議決職官薪給，自都督以下，每人月支洋二十元，軍隊餉章另定之。同時由居正等提議，議訂軍政府暫行條例，計六章二十四條：軍令、軍務、參謀三部仍舊，民政部更爲政事部，內設外交、內務、財政、司法、交通、文書、編制七局，以夏壽康、張海若、胡瑞霖、阮毓崧、劉慶漢、石山儼、舒騰鑑、黃中凱、沈維周等爲正副局長，首義幹部，少有預焉！九月四日，復開會議，政事部廢，文書局隸軍政府秘書處，外交、內務、理財、司法、交通、編制六局，一律正名爲部，併與軍令、參謀、軍務三部，直隸軍政府都督之下。」其各部人選，則公推馮濬（哲夫）爲內務部長，周之瀚（鵬程）副之。胡瑛爲外交部長，楊雲垣副之。胡瑞霖爲理財部長，陶德崑副之。旋有人持異議，改由李作棟（春萱）、潘祖裕（慎之）分任。湯化龍（濟武）爲編制部長，張國溶（海若）副之。熊繼貞爲交通部長，傅立相副之。張知本（懷九）爲司法部長，彭漢遺（述先）副之。其後內務部建議增設教育、實業兩部，以查光佛（靜生）、李四光（仲揆）爲部長，蘇成章（斐然）、牟鴻勛（猷宣）副之。和議成後，部改爲司。並設一總監察部，以劉公爲部長，曾尙武（子敦）副之。秘書事務，初推楊玉如爲秘書長，後由饒漢祥（宓僧）繼任。陳壽熙、李廉方

、李基鴻、王世杰、瞿灝、劉鍾秀、覃振、郭泰祺等，先後任秘書。蓋當會卒草創之際，革命派之領導者多亡匿，乃利用黎之資望擁爲都督，諮議局議員咸表贊同，故最初之軍民兩政，卽由元洪及湯化龍分任，而湯亦援引立憲派人以爲助，彼此固無分畛域也。迨軍政府暫行條例公布，規模初具，漸起爭議，甚且於規定組織之外，增設機構，藉酬有功，立憲派人遂知機而退，稍稍引去，然贊襄之勞，究不可沒。蓋武昌首義及各省光復，立憲派人不僅曾盡其推挽之力；卽開國初期之各省代表會，南京參議院，臨時政府各部長人選，乃至南北議和幕後之折衝，亦多有立憲派人參加，此固歷史事實之信而有徵者。

三、民國初期之寧、漢齟齬

章炳麟於武昌之起義也，嘗評論之，謂：「同盟會有倡始布置之功，而共進會有實行發難之功。姑以奕喻，布全局與白黑相殺，在奕中有相等之重要。布局，同盟會也；相殺，共進會也。……武昌立政府後，元洪爲首，同盟會則以中山爲首。國之元首，有相爭之局，故行共和制以均衡權力，乃舉中山爲總統，元洪副之。此固不得不然之勢，而事前籌備實未嘗

周密也。」夫事前部署既失於倉卒疏漏，則由是而產生之人事糾紛，乃至引起同盟會之內部分化，造成鬩牆之爭，自無可避免焉。張繼（溥泉）於其「五十年歷史的回顧」講演詞及回顧錄，日記中，曾不憚數四言之矣！如謂：

「辛亥革命時，有位孫武先生，他是武漢方面很重要的同志，當時被推為兩大英雄之一，一位是總理，一位就是孫武先生。武漢起義，的確很出力，發動的上一天，孫武先生不幸被炸彈爆發所傷，不能出來，所以舉義以後，不得已請黎元洪出來當大都督。……有些人把黎元洪說得如何壞，也未免太過。當時誰也不會料到孫武會被炸傷，不能出來。發動後，推舉不出領袖，臨時去找黎元洪出來。黎元洪是過老軍人，對革命本來沒有認識，做了大都督，自然也莫名其妙。至於一般人說的從床底下拉出來，這可以不問。我們可以作為殷鑒的，是臨時找認識不足的人出來負責，總是一件危險的事。孫武既沒有在武漢當領袖，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，就發生了意見。這種意見的起因，祇是一點很小很小的事，孫武先生要求做一個陸軍部次長，陸軍部的部長是克強先生。其實那時候並不講什麼人事制度，就是給他一個名義，也沒有什麼關係，可是當時並不會答應他。因這點小事，武漢與南京臨時政府發生

了意見，竟至黎元洪被袁世凱拉攏，武漢大部分同志，另組民社，使革命蒙受重大影響。」

「再有一件人事問題，南京成立革命政府時候，沒有顧到章太炎先生。章先生並不是要做大總統，說來好笑，他祇想做一個國師。國師是什麼？即是明太祖成功以後的劉伯溫。他以劉伯溫自居，本來也應該的。大家沒有留意，以致章太炎先生不快，反過來將黎元洪抬得很高，這種因小事而誤大事的例子，實在不少。」

「政府成立，以一般老官僚任總長，以本黨同志任次長，而忽略武漢起義諸同志如孫武等，以致發生寧漢分離之象。因陶煥卿（成章）光復會之關係，浙江亦與武漢接近，而疎南京。臨時參議院成立，……湖北參議員劉成禺等，時對政府設施，有所非議。」

「得總理同意，改同盟會爲國民黨，以結束一大段革命團體之潔白歷史，是時湖北、浙江一部同志，早已另名民社，由民社而變爲共和黨。太炎爲政客利用，成立統一黨。同盟會已不能統治同志，且敵如太炎所云：「初同盟會著籍者，不過二千人，自南都建立，一日附者率數千。」內容亦等於政黨，時勢所趨，決定改組。」

「民國元年南京革命政府初成立之際，一日，于右任訪克強，適展堂、鈍初在座。克強

曰：你來正好，我們組織政府的人選，大家商議商議。右任提及應注意武漢首義同志，惟當時武漢對克強不好，克強亦厭惡武漢數人，加以孫武到上海態度頗惹人厭，英士更表示反對，竟以各部次長予海外歸國同志，而在武漢首義者，反未顧及，實爲一大失策。湯薌銘即在歐洲盜總理皮包之人，克強竟未知，亦任爲海軍次長，更招物議。」

綜觀以上所述，可知開國初期寧漢之齟齬，實起於黃興與孫武之以微嫌構隙，而炳麟於留日同盟會時代，即與中山先生不協，故南京臨時政府成立，提倡創組政團以分裂同盟會者，即武與炳麟也。按孫武原名葆仁，字堯卿，光復後，聞暑搖滄，號夢飛，湖北夏口人，少好武，讀書但觀大略，肄業武備學堂時，與吳祿貞，傅慈祥友善。庚子義和團之役，吳、傅潛自日本歸，與唐才常謀起兵，設總機關於漢口，舉武爲岳州司令，武方任湖南新軍教練官，擢岳州武威營管帶。及大通、漢口、新隄相繼敗，乃變姓名，亡兩粵。癸卯，奔母喪，歸鄉養晦。甲辰，加盟科學補習所，負責運動軍隊會黨，事洩，走日本，入成城學校習海軍。未三月，日政府下令取締中國留學生，留學生大譁，開會抵制。舉胡瑛爲會長，宋教仁爲外交長，武爲糾察長，力爭無效，乃相與歸國。武返鄂，加入日知會。丙午冬，日知會被封，主

事者多下獄，索武不得，遂籍其家，武乃亡遼陽依祿貞。戊申夏，聞黃興起兵雲南，遵海赴香港，欲往助之，至則滇事已覆。復往日本東京，組大森軍事講習會，研究炸彈製造，並與焦達峯等成立共進會，被推爲軍務部長。旋秘密返鄂，以遷者索之急，乃赴廣州，改名武。己酉秋，始於香港入同盟會。庚戌五月歸漢，謀重振旗鼓，會居正、劉公、楊時傑等亦至，積極進行，聲勢益大。辛亥正月，譚人鳳奉統籌部命來鄂，告以廣州將大舉，約兩湖響應。迨「三·二九」之役失敗，武與居正、楊時傑等謀，決繼起發動，有以武漢四面受敵爲慮者，武曰：武漢據有兵工鋼藥兩廠，武器充足，其利一；鐵路國有，全國同情，乘此時機，可得人心，其利二；軍隊、會黨均已運動成熟，一旦發動，各省響應必速，其利三；有此三利，大功可成。故武漢義師一起，全國震盪，而愛新覺羅氏二百六十餘年之統治，卒以顛覆，其收功之速，悉如武言，是武之膽略識見，在革命黨中亦有數之人物也。

武奔走革命十餘年，庸不暇暖，備歷艱險，臨期又以炸彈負傷失事機，舉都督以奉元洪，及南都奠立，以首義元勳欲求爲陸軍次長而不可得，李廣歎奇，人皆惜之。然武之才具資望，非甘於無爲者，乃約湖北臨時參議員劉成禺（禺生）、張伯烈等，別組民社，以擁黎爲號

政治，持進步主義，以謀國利民福。」是即該社標揭之主旨。其發起人除元洪外，依次列名者有藍天蔚、譚延闓、王正廷、王鴻猷、李登輝、孫武、朱瑞、張振武、吳敬恆、楊曾蔚、劉成禺、項贖、寧調元、孫發緒、張伯烈、汪彭年、何雯等。袁元洪長厚仁柔，易得人心，且以首先起義之人，出任黨魁，於孫、袁之外樹立第三力量，將來掌握政權亦極名正言順也。

會臨時參議院有比國公債之議，議決不足法定人數，復未經三讀，而臨時政府又以財政窘急，將漢冶萍公司向日人抵押五百萬元濟急，亦未經參院公決，即行簽訂，於是湖北議員大譁，攘臂起訴，極言政府擅斷擅行，憤極辭職，立回鄂，策動本省臨時省議會，另組臨時國會，與南京對抗，政府不得已乃將漢冶萍罷押，臨時參議院亦駁斥湖北省議會為法外舉動，當然無效，而雙方裂痕，由是益顯。谷鍾秀中華民國開國史，對茲事原委有如下之敘述，可資參證：

「參議院成立未及一月，江蘇參議員陳陶怡、楊廷棟、凌文淵等辭職。湖北參議員劉成禺、張伯烈、時功玖等，因借款問題之爭議，亦相繼辭職。嗣湖北臨時省議會，忽發

召，設事務所於上海江西路A字十五號，其規約之總綱第一條，明定爲「本社對於統一共和起另行組織臨時國會之議，以參議院之參議員，非出自民選爲詞，自稱已得十一省回電贊成，是亦民國立法史上之一大波瀾也。當由參議院通電力駁其議。略謂：本院之成，根據於臨時政府組織大綱，現公布之臨時約法，亦載明十個月內，由大總統召集國會。當此參議院既成立之後，國會成立之先，乃以一省議會名義，輒召集臨時國會，不知何所依據，若不承認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及臨時約法，則已公布之法律，已選出之總統，已組織之臨時政府，皆將無效，民國基礎，於以動搖。且今日以一省議會反對參議院，而召集臨時國會，他日將又有一省議會反對臨時國會，而召集第二臨時國會，起覆紛紜，事權不定，民國前途，將何利賴？方今國基初肇，所賴以維持培植者，端在守法。參議院爲法定機關，萬不可任意破壞。至於參議員，本應依約法選派，規定選派方法，權在各省，或民選，或公派，一惟各省自定，萬不能執民選二字，反對參議員，因之反對參議院，行動法外，破壞國基。湖北省議會提議，實爲不當，應作無效。」

「臨時政府成立以來，無絲毫憑藉，而需用浩繁，日不暇給，軍需八厘公債案，雖經

參議院議決施行，而零星徵集，實難應急。外人因清廷尙囑惠於北方，恪守局外，亦不肯投資於臨時政府。是時惟一之救濟政策，即商請著名大公司之管產人，將私產押借鉅款，由彼等得款，復以國民名義，轉借於政府。蘇路公司及招商局，先後抵押，爲短期之擔保品，皆無異議，至漢冶萍煤鐵公司抵押之事發覺，而物議紛起。先是盛宣懷以鐵路國有政策，爲國人所集矢。武昌起義後，其資產率爲所在民軍籍沒。漢冶萍公司，盛之資本居大半，思藉外人庇蔭之，因至日本，與日人協議合辦。日人於數年前已貸款五百萬元於該公司，至是更欲壟斷該公司全權。盛又乘臨時政府之急，而以五百萬元略之，要其批准，政府諾之，遂由大總統交陸軍總長秘密簽字，而財政總長陳錦濤猶未得與聞也。嗣參議院得悉，提議抵押借債，不交參議院議決，顯背臨時政府組織大綱，卽爲違反憲法，駁詞質問。政府答以漢冶萍由私人與外人合股辦理，難保不節外生枝，旋令取消五百萬元合股之議，仍用私人押借之法，借到二百萬元，轉借政府。參議院認爲答復不得要領，漢冶萍是否可用私人押借？所謂私人，究係何人？政府既取消五百萬元合股之議，又轉借二百萬元，係用何種手續？其條件究係如何？請卽日派專員到院，切實

答覆。政府復……派秘書長胡漢民到院陳述，將關於漢冶萍各種文件移交，以便討論。蓋至是政府亦深知反對合辦之風潮不可抗，乘日人交款滯滯之機，遂不負使股東會通過之責任，而漢冶萍公司與日人合辦之議乃作罷。」

可見其時政爭之激烈。而元洪於元年二月十四日致電南京政府，謂：「漢冶萍係鄂贛精華，皆屬民國範圍。」「盛宣懷欲保私產，不惜斷送國權，懇祈顧全大局，勿墮奸計。漢冶萍中日合辦之約，決不可允，招商局抵押之議，斷不可行，否則國基未固，人心已離，民國前途，不堪復問矣！」蓋亦堅持反對者也。

同盟會為謀參議院與政府之溝通，混武昌與南京之意見，遂於元年壬子三月三日召開會員大會於南京，公舉中山先生為總理，黃興與黎元洪為協理，以促成團結一致，然徒存形式，並無若何效果。其後，孫武更舉民社與章炳麟之統一黨合，稱共和黨，仍戴元洪為領袖。是年八月，同盟會始合其他小黨，改組為國民黨。二年癸丑四月二十四日，共和、統一、民主三黨合併，改為進步黨，推元洪為理事長，梁啓超、張謇、伍廷芳、孫武、那彥圖、湯化龍、王慶（揖唐）、蒲殿俊、王印川為理事。至是國民、進步兩黨處於對立之形勢，力敵勢均